

赤道人忆旧 我的爷爷黄业修

作者：黄新聪 (三)

说：“看来你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你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。你爱读书，那就多读点书吧！读书人虽然发不了财，但受人尊敬。文人读尽天下书，儒雅博学，著书立说，‘文章千载业’啊！”爷爷这句“文章千载业”竟成了我的座右铭，成为我毕生追求的“梦”。

爷爷早年参加过孙中山和黄兴的同盟会，但经商破产后赋闲在家，极少参加社会活动。二战前，我家客厅悬挂着几张大幅照片：一幅是爷爷1906年在新加坡聆听孙中山演讲后的合照，爷爷站在后排很不显眼的位置上；另一幅是爷爷当年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合影；以及他身着唐装，头戴白色龟壳帽，手持“斯的克”（拐杖）的全身照。这几张照片是爷爷一生最风光的写照。爷爷很珍惜这几幅照片，经常用鸡毛掸轻拂镜框，向我们讲述照片的时代背景。但很可惜，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毁于日军南侵时荷兰殖民当局的焦土政策。1941年12月19日，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坤甸，三天后，我们举家逃离坤甸到郊外老港避难，行前

惊慌急促，只带随身衣服、细软和急需食物、日用品。到了老港数日后，爷爷忽然想起他那些照片，叫我同他一起到新埠头家里取回。那天早上，用过早餐，他和我划着小“若罗”（独木舟）去坤甸新埠头，船刚过卡江和兰腊何交汇处的“王府肚”，便见河对岸的新埠头工业区飘着阵阵细烟，爷爷警觉地说：“不好了，我们家可能遭到火烧！”当我们到新埠头时，只见合丰公司的“广顺”橡胶厂、木材厂连同我们的住宅，已成为一片废墟。爷爷气愤地骂道：“荷兰鬼不抵抗日军，却烧唐人的工厂财物，真不是好东西！”我们在旧宅废墟转了一圈，火虽然熄灭，但地面上的腾腾热气和橡胶焦味迎面扑来，令人心悸和呕吐。最后，爷爷和我走到小溪边的鸭寮，他养的那群鸭子已不知去向；鸭寮还有十几只鸭蛋，我帮爷爷拾起鸭蛋，便划着小“若罗”（独木舟）原路回老港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爷爷是很有本事的人，七十二行，行行在行。他当过农民，种过地；当过工人，

在码头扛过大包；当过小贩，划着小艇卖日杂品；做过出口生意，在商界摸爬滚打二十几年。爷爷传奇式的经历造就了他谋生的独特本领。他生意失败后赋闲在家，养了一群鸭子，他养的鸭子很会下蛋，而且特别大；后来又培育出体型特大、肉质鲜美的杂交鸭——用北京鸭和番鸭杂交的“半菜”鸭，新埠头很多人慕名向他索取鸭苗繁殖。我从未听说过爷爷做过餐饮业，当过厨师，但爷爷有一手好厨艺，逢年过节，家宴上的潮州风味菜肴，如焖海参、鱼翅羹、卤鹅、猪头粽、鱼丸、虾卷、芋泥、红糍糟、羊排，都是在他和奶奶的指导下调理烹饪的。

爷爷还会盖房造船。日寇南侵，我们逃难到老港。老

港地方闭塞，无陆路交通，出门全靠划小船。爷爷买了一只小独木舟和几条木方、几块木板，请来两位木工，画好简单的图样，然后教木工在独木舟上搭架龙骨，用温火慢烤已按尺寸锯好的木板，将其弯成船形状，最后用木钉铆在龙骨上，在木板接缝处塞入麻线涂上沥青，船身建造后涂上防锈的朱砂，然后刷上黑白红色彩的油漆。一周之后，一艘可搭载七八人的大“舢板”就下水了。1943年末，在我们逃往老港避难的第二年，日军在坤甸疯狂追捕、杀害华人，老港已非安全之地，又逃到达雅山区古雾巴里避难，在杂木丛生、荆棘纵横的河边，盖起简陋的居所。爷爷用罗盘测量方位，指导众人用粗原木打地基，立房

柱，架横梁；用木皮、“阿答叶”（棕榈科，其叶类似椰树叶，叶面较宽厚）铺地板、垒墙壁、盖屋顶。十几天的工夫，两座可供二十几人住宿的类似达雅人长屋的简易房子便大功告成。当地达雅人以狩猎为生，但也种些苞米和旱稻，产量极低。爷爷和从唐山刚来的潮汕老农——堂伯黄任城一起教人把山林小溪的涓涓细流引入“烧芭地”（注：当地人把灌木林砍伐后放火烧山后种苞米或旱稻，称为“烧芭地”），将旱地改为水田，当年种植的水稻获得了好收成，一些在附近逃难的华人和达雅人都来参观，向爷爷和任城伯等人学习种植水稻的耕作方法和经验。

未完下期待续

来源：赤道人忆旧 黄新聪文集



爷爷教我珠算时用的算盘